

第二章 探索錫蘭 (1672~1757)

保羅·賀曼、約翰·吉迪恩·洛頓、彼得·迪貝維爾

倫敦自然史博物館的收藏包含了許多無名英雄的心血結晶。儘管許多知名科學家所提出的概念，在發展時往往受惠於這群無名英雄的努力，不過他們在大多數時候都是受到忽略的一群。館內兩個典型的例子發生在英國勢力尚未染指前的錫蘭，也就是現在的斯里蘭卡。這兩個例子同時也說明，即使像倫敦自然史博物館這間存在已久的機構，有時仍會在材料已經完成蒐集或製作的多年以後，才有機會獲得該收藏，偶爾更會遇到令人出乎意料的機緣，取得第一手的原始資料。

1658年，荷蘭人從葡萄牙人手上搶過錫蘭，佔領該島一百四十年，至1798年錫蘭成為英國屬地為止。荷蘭人統治下的錫蘭，事實上是由一系列行政長官所率領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來管理。一般可能會以為，錫蘭當地具有科學價值或吸引力的材料，在荷蘭人統治的這段期間，應該會被荷蘭境內諸多傑出的大學與博物館收藏，不過1925年，來自荷蘭海牙市的書商馬提努斯·尼霍夫卻公開出售了一批約翰·吉迪恩·洛頓在1752

至1757年派駐錫蘭期間所蒐集的動植物圖像收藏與少數手稿。當時，原先曾在倫敦自然史博物館動物學部門擔任助理，後來受到封爵並成為倫敦自然史博物館館長的諾曼·金尼爾推薦下，博物館以七十五英鎊的價格購入此批藏品。

洛頓於1710年在荷蘭烏特勒支行政區的聖馬田迪市出生，自1731至1757年間於荷蘭東印度公司任職。他在該公司服務的前二十年，曾被派任至巴達維亞（現在的雅加達）、三寶壟、望加錫（或稱錫江）等地，職位步步高昇，並於1733年和出生於南非的安娜·亨利耶塔·凡博蒙共結連理。他在1752年被指派為錫蘭行政長官，攜妻移居可倫坡。

在治理錫蘭的那五年，洛頓並不輕鬆。在他抵達錫蘭島時，適逢政治動盪期，當地的僧伽羅人持續在島內引發動亂，而且這種政局不穩定的情勢一直延續到洛頓任行政長官任職期間，逐步擴大，最終演



芭蕉科植物的甘蕉 (*Musa paradisiaca*，或稱粉芭蕉) 其蕉苗，出自保羅·賀曼的植物圖畫集。這些蕉苗的重量可達十八至二十七公斤之間，果實只能熟食。

變成荷蘭人與僧伽羅人之間的全面戰爭，造成慘重的損失。而在洛頓的任期內，情勢就已經非常危急，除了內亂以外，隨時也可能面臨外患侵擾，尤其是法英兩國早就對此地虎視眈眈。雪上加霜的是，洛頓的妻子於1755年去世。

儘管周遭環境不利，洛頓仍然維持著他對科學的熱忱，尤其是自然史的研究，這樣的興趣，其實源

自於他開始派駐海外的早期。洛頓在可倫坡蒐集了許多當地動植物標本，並聘請一位優秀的當地藝術家為這些標本作畫。我們對這位藝術家所知有限，彙整各資料來源更會發現，連他到底姓名為何都有爭議。據信這位藝術家姓迪貝維倫或迪貝維爾，這個姓在荷蘭很普遍，由他的祖父威廉·亨德里克·迪貝維倫，一位與錫蘭當地僧伽羅婦女生下一子的荷蘭軍官所傳下。這位軍官之子，也就是藝術家的父親，叫做威廉茲·迪貝維爾，約在1700

年出生於巴達維亞，婚後跟著荷蘭東印度公司移居可倫坡，擔任助理。他的兒子，亦即藝術家彼得·迪貝維爾，於1733年左右出生。在那個年代，祖父與孫輩同名極為常見，因此有人認為他叫威廉·亨德里克，與祖父同名，不過，也有人稱他為彼得·科內利斯，這種對其姓名未有定見的狀況，讓人感到極度困惑。人們對他的青年時期、教育或早期職業生涯一無所知，即使在1757年，時年二十多歲的他隨著洛頓移居巴達維亞之後，人們對他



上左圖是迪貝維爾畫筆下的皇蛾 (*Attacus atlas*)。皇蛾是印度與東南亞的原生種，在分類上屬於天蠶蛾科。天蠶蛾科的昆蟲，以雄性個體身上的梳狀觸角為特徵。對天蠶蛾而言，梳狀觸鬚是敏感的氣味監測器，具有攸關存活的重要功能，雄性個體能藉此偵測到一定距離以外的雌性個體所散發出的性費洛蒙。上右圖的竹蓀 (*Phallus indusiatus*) 在熱帶亞洲相當常見，因為外型與氣味之故，通常被稱為面紗菌、網紗菌，國外常以「臭角」稱呼之。



後來的生活仍然全無所聞，只知道他於1781年去世。

然而，他精緻優秀的素描與繪畫卻被保存了下來，這些畫作大多在錫蘭繪製，只有少數是巴達維亞時期的作品。在倫敦自然史博物館的洛頓收藏，共有一百五十四件文物，其中包括九十八幅鳥、五幅哺乳動物、七幅魚類、十七幅各式無脊椎動物、以及十六幅植物繪畫。這些畫作從未被獨立出版，不過在十八世紀自然史學家中卻是非常為人所熟知的，這也許是因為洛頓在巴達維亞停駐一年多以後便退休，並在回到荷蘭以後輾轉來到倫敦，自1759至1765年定居於倫敦市富勒姆區，與英國婦人蕾蒂夏·寇茨結婚。洛頓能操流利英語，在倫敦科學圈中極受敬重，他也在1760年獲選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在這段期間，以及稍後他回到荷蘭以後，他提供迪貝維爾的作品，供當時幾本重要且影響甚鉅的出版品使用。舉例來說，英國皇家醫學院的圖書

館員喬治·愛德華茲於1758至1764年間出版的《自然史拾遺》，庫克船長第二次遠征太平洋時的隨船博物學家約翰·福斯特在1781年出版的著作《印度動物學》，以及湯馬士·彭南特於1769年出版的《印度動物學》等，都曾用到迪貝維爾的作品。在讀了彭南特的著作以後，約瑟夫·班克斯爵士在庫克船長初次遠征出航時聘請的繪圖員悉尼·帕金森，便複製了迪貝維爾的作品，這大體是洛頓有生之年，最後一次有人使用迪貝維爾的作品。洛頓於彭南特《印度動物學》出版的該年，歿於烏特勒支。

洛頓把迪貝維爾的畫作遺贈給位於荷蘭哈倫市的科學學會，到1866年為止，這批作品一直都由該學會保管，之後因故散佚。它們似乎了無痕跡地消失了將近二十年，直到1883年，尼霍夫先生在海牙市公開銷售這批作品，而事隔多年後，尼霍夫書店再度經手轉賣，這批作品才在倫敦自然史博物館找



左頁圖為賀曼植物圖畫集中棕櫚科植物的孔雀椰子，或稱董棕、印度酒椰子。這種植物同時也是西谷米、植物纖維與棕糖的來源。孔雀椰子的嫩葉可供食用，木髓被拿來製作成澱粉食品，也就是一般所謂的西谷米，至於它的汁液，則經過脫水處理製成棕糖（一種粗糖），或經發酵製成棕櫚酒。這種植物的葉柄可被製成一種名為「基圖」⁵的纖維，再加工製作成籃子與繩子。根據當地傳統，孔雀椰子亦有醫療用途：未成熟的孔雀椰子會被搗成泥或製成敷劑，以治療蛇咬傷。賀曼植物圖畫集中的其他植物（例如左下與右下圖），就不如孔雀椰子般知名。當卡爾·林奈在1745年左右檢驗這些圖畫時，並無法辨識出這些植物的種類，這也許是因為它們不夠寫實之故。截至目前為止，這些圖畫中的植物仍然未受命名。

5. Kitul的音譯。





鳥類是洛頓收藏的特色。上圖是彼得·迪貝維爾畫的小金背啄木鳥 (*Dinopium benghalense*)，圖中所畫的樹枝及鳥等圖像，剛好提供清楚資訊以辨識出這種鳥的棲地與行為。在右頁的圖中，褐綬帶鳥 (*Terpsiphone paradisi*) 停留在紫腰花蜜鳥 (*Nectarinia zeylonica*) 的下方。褐綬帶鳥會在飛行時捕捉昆蟲為食。





上圖是迪貝維爾繪製的九十八幅鳥類圖畫之一，目前這些圖畫全為倫敦自然史博物館的收藏。這幅畫描繪的是一隻死掉的翠鳥躺在樹樁上。圖中這隻是鶴嘴翠鳥（*Pelargopsis capensis*），這張圖是明確呈現出繪畫題材真實狀況的少數例子之一，當時幾乎所有動物都是在被捕捉或殺害以後，才被拿來繪圖。另外，迪貝維爾替繪畫題材賦予生命力的手法更是令人激賞，例如右頁圖中在樹枝上注視著下方的亞歷山大鸚鵡（*Psittacula eupatria*）。

